

HEINX  
HONG KONG

欧

亚

*The Royal Hunt in*

狩 皇

*Eurasian History*

猎 家

史

THOMAS T. ALISEN [美] 托马斯·爱尔森 著 马特 译

欧

亚

狩 皇

猎 家

史

*The  
Royal  
Hunt  
in  
Eurasian  
History*

THOMAS T. ALLSEN

〔美〕托马斯·爱尔森 著 马特 译

皇  
家  
狩  
猎  
史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欧亚皇家狩猎史 / (美) 托马斯·爱尔森  
( Thomas T. Allsen ) 著; 马特译. -- 北京: 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 2017. 9

书名原文: The Royal Hunt in Eurasian History

ISBN 978 - 7 - 5201 - 0962 - 8

I. ①欧… II. ①托… ②马… III. ①狩猎 - 历史 -  
欧洲 IV. ①S869.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 2017 ) 第 143015 号

## 欧亚皇家狩猎史

---

著 者 / [ 美 ] 托马斯·爱尔森 ( Thomas T. Allsen )

译 者 / 马 特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董风云 冯立君

责任编辑 / 冯立君 陈旭泽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工作室 ( 010 ) 59366551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 ssap. com. cn](http://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 010 )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889mm × 1194mm 1/32

印 张: 19.25 字 数: 449 千字

版 次 /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201 - 0962 - 8

著作权合同 / 图字 01 - 2015 - 5242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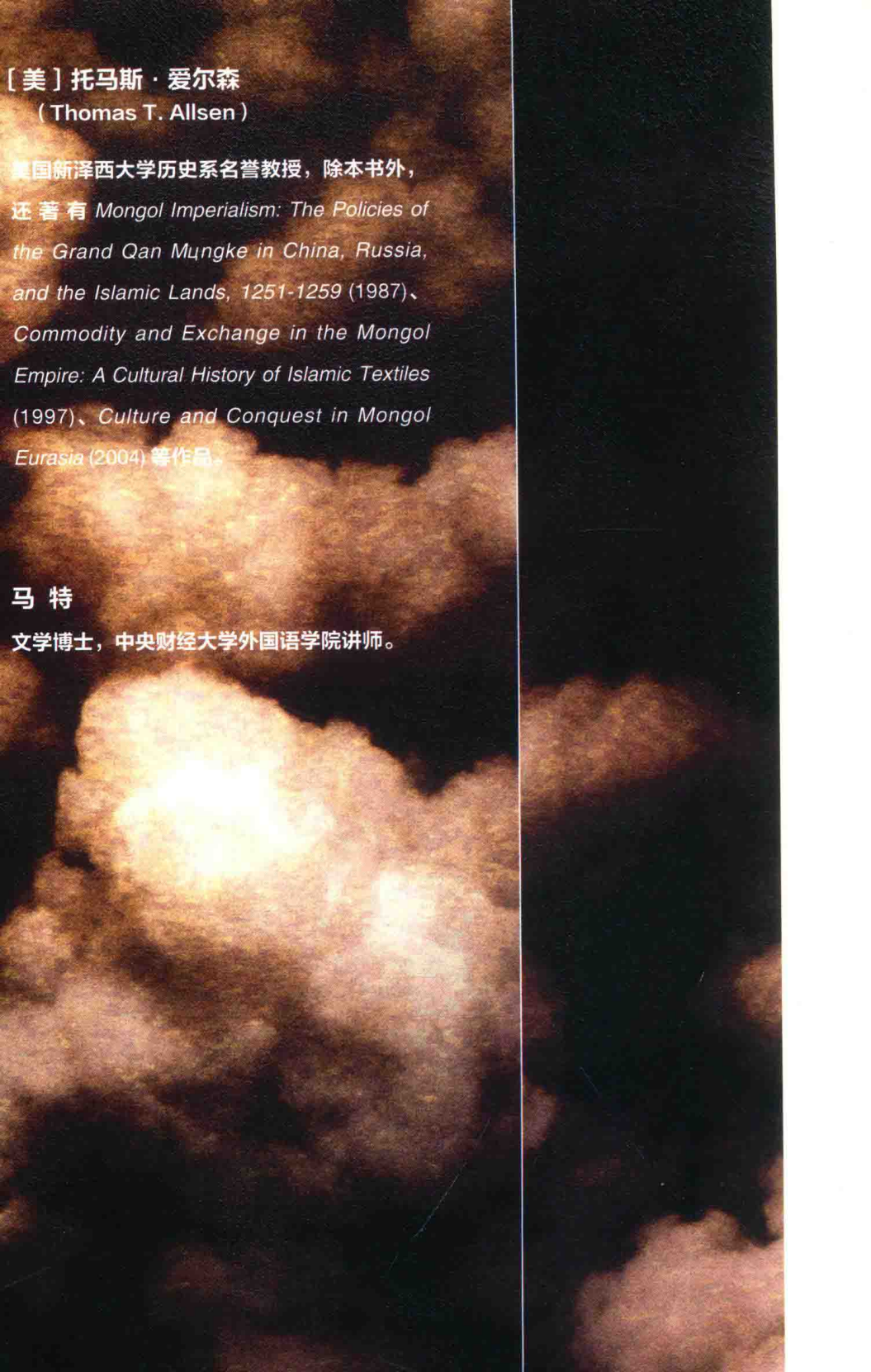
登 记 号

定 价 / 89.00 元

---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 010 - 59367028 ) 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美] 托马斯·爱尔森

(Thomas T. Allsen)

美国新泽西大学历史系名誉教授，除本书外，还著有 *Mongol Imperialism: The Policies of the Grand Qan Mungke in China, Russia, and the Islamic Lands, 1251-1259* (1987)、*Commodity and Exchange in the Mongol Empire: A Cultural History of Islamic Textiles* (1997)、*Culture and Conquest in Mongol Eurasia* (2004) 等作品。

马特

文学博士，中央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让 我 们 一 起 追 寻



**THE ROYAL HUNT IN EURASIAN HISTORY**

By **THOMAS T. ALLSEN**

Copyright: © 2006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None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7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CASS



## 目 录

### 第一章 狩猎史 / 001

世界历史与动物世界 / 001 追寻蛋白质 / 003 追逐利润 /  
008 追逐权力 / 010 狩猎史 / 014

### 第二章 田野与河流 / 020

谁在狩猎? / 020 在哪里狩猎? / 023 多久狩猎一次? /  
029 如何进行狩猎? / 032 狩猎规模有多大? / 044

### 第三章 狩猎场 / 049

狩猎园及其前身 / 049 核心区域与外围地区的狩猎场 /  
054 东亚地区的狩猎场 / 062 狩猎园的目的 / 070

### 第四章 狩猎搭档 / 079

动物助手 / 079 犬类 / 082 鸟类 / 088 大象 / 108 猫  
科动物 / 112

### 第五章 狩猎管理 / 129

狩猎管理机构 / 129 成功与安全 / 133 事业 / 137 支出 /  
142



## 第六章 环境保护 / 150

杀戮与赦免 / 150 猎物管理 / 156 文化限制 / 166 濒危物种 / 172 自然观念 / 179

## 第七章 人的标尺 / 187

狩猎与阶级 / 187 君王美德 / 195 招致危险 / 208 英勇行为的宣传 / 212

## 第八章 政治动物 / 224

动物的力量 / 224 掌控动物的能力 / 232

## 第九章 正统性 / 253

动物与意识形态 / 253 威胁 / 259 动物管制官 / 265 阶级与自然 / 276

## 第十章 出巡 / 292

在路上 / 292 追求享乐 / 304 君宠 / 310 室外的宫廷 / 316

## 第十一章 威胁 / 328

征募战士 / 328 模仿战争 / 335 暗示战争 / 348 发起战争 / 357

## 第十二章 国际化 / 364

动物的交换 / 364 犬类 / 372 鸟类 / 378 大象 / 393 猫科动物 / 395 驯兽师的交换 / 404

第十三章 结语 / 412

宏观历史 / 412 深层历史 / 424

致 谢 / 431

注 释 / 433

缩略语与原始出处 / 536

参考文献 / 560

索 引 / 601

译后记 / 610

# 第一章 狩猎史

## 世界历史与动物世界

1

关于世界、生命与人类文化的起源，几乎所有民族都有自己的解释，其表述大多以神话的形式被记录下来。在这些早期的宏大叙事中，文化层面的起点或新的出发点通常被认为源于诸神的干预或文化英雄的创造。这些叙事作为从祖先一代继承而来的智慧，很少受到来自本文化内部的质疑，往往可以作为相关的故事而长时间流传。

然而，相较于这些遗馈的神话故事，还出现了另一类“进化型”叙事。尤其是在西方知识传统中，涌现了一系列将人类历史发展过程划分为三个连续阶段的理论。<sup>1</sup> 其中最为耳熟能详的，也是最早基于对物理遗迹的系统考察的理论，是“三时代说（three-age system）”，即把人类历史依次分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与铁器时代。最早提出这一模式的，是18世纪晚期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博物学家。这一学说促进了一种新型宏大叙事的兴起，开始将文化进化（cultural evolution）与人类使用非生命体材料的能力联系起来。<sup>2</sup> 但这一学说并非当时在欧洲流传的唯一一种三时代说，另外一种更加久远的观点可以至少追溯到公元前1世纪的瓦尔罗（Varro）身上。后者认为，人类历史经历了三个明显的时段，即狩猎阶段、游牧阶段和农耕阶段。现在我们认为属于生存系统的这三个阶段，

曾被认为是顺序存在且具有普遍性的。长久以来，这一理论被认为是不证自明的，直至 19 世纪末，德国地理学家爱德华·哈恩（Eduard Hahn）才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动物最初由定居农民所驯化，因此作为田园主义多种表现形式之一的“游牧时代”始自并且晚于农耕时代。<sup>3</sup>

暂且不论这种文化发展的观点是否有时间性错误，其中最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在早期农业时代中，人们认为历史的发展取决于人类与其他生物的关系；诚然，这与早期工业时代的三时代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名如其实——将历史变化与非生命物体、工具以及材料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2 尽管这种最早的三时代说已不再是文化历史中的一种可行性叙事，但人与动物的关系作为这一理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即使在其发展变化并不适用于简单的单系进化准则的情况下，仍然有着重要的意义。

出于书写狩猎史的需要，我们在此借用一下大卫·哈里斯（David Harris）关于动物剥削的精辟分类，以便更好地理解人类—动物互动的复杂关系网。在这一框架内，人类—动物的生态关系可以被分为三类：捕食、保护与驯化。捕食，顾名思义，包括了觅食、捕鱼和狩猎。保护则涉及利用环境来吸引或使某些动物受益，或是野生物种的自由放养，以及将动物幼体作为宠物或助手的部分驯化行为。与之相对，驯化指的是在与物种的野生祖先基因隔绝的情况下，长时间养殖和培育后代的行为。这里关键的一点是，随着人类群落从捕食到保护再到驯化的移动过程，人类逐渐不再依靠野生动物来摄取蛋白质和进行生产，而是转而更多地依赖于被驯化的物种。<sup>4</sup>

针对哈里斯就这些转变过程所作出的精妙阐释，我在此只



增补一点作为推论：随着人类成功驯化了动植物，狩猎行为的经济意义持续减弱，政治意义则持续增强，而本书的核心主题之一便是探讨狩猎行为的政治学意味。然而，为了合理地对此一主题进行论述，首先我将把整个研究置于各种可能的狩猎史框架之内，其中有的已经实现，有的则还没有。

## 追寻蛋白质

鉴于狩猎—收集（*hunting-gathering*）模式是人类历史上主流的资源采集模式，在针对原始人类漫长的生物进化及文化进化过程的研究中，考古学家和人种学家已对这一模式进行了大量研究。<sup>5</sup> 在社会科学领域，关于文化与行为的生态基础的讨论以及在历史重建过程中使用类比方法的争议一直经久不衰，而狩猎—收集型社会便是许多此类辩论的核心问题。最近，狩猎—收集者们（*hunter-gatherers*）还卷入了关于群体选择与个体选择的重要理论争论之中。<sup>6</sup>

诚然，关于狩猎—收集者的扩展历史大多引起过激烈的辩驳。最典型的例子便是近百年来这类社会的形象变化。从听天由命的原始野蛮人起，这类社会被重新定性为最早的“丰裕社会（*affluent society*）”，即具有多得惊人的闲暇时间、良好饮食、健康身体和社会公平。辩驳者认为，其中的很多内容都随着文明的崛起而消失殆尽。从这一角度看，农业不再被视为是一种进步，也并未改善人类的处境。<sup>7</sup>

人们关于人类狩猎史这一最初阶段的讨论可谓纷繁复杂，原因在于证据少且难于阅读。即使是关于早期原始人饮食中肉类和植物性物质的相对作用与重量的基本问题，依旧会引起学者们的争论。这个问题会导致争论的原因在于，暂且不论摄取

肉类的营养学意义，这种能量来源的获取既可以通过主动的狩猎行为，也可以依靠机会性的觅食行为，或是凭借二者的共同配合来完成。也正因如此，肉类的摄取成了一个复杂的问题。虽然复杂的社会类型倾向于认为从近期的杀戮中觅食肉类是一种不合适的行为，但在觅食型社会（foraging societies）中事情倒并非如此。<sup>8</sup>现在有些专家认为，旧石器时代后期的人口增长应与“饮食广度（dietary breadth）”有关。人类饮食的拓展和多样化，即所谓的“广谱革命假说（broad spectrum revolution hypothesis）”加剧了人类对小型动物的利用以及在现有资源紧缺的条件下觅食行为的发生。<sup>9</sup>

尽管各家各派众说纷纭，人们至少仍在关键的一点上达成了一致，即狩猎—收集模式具有多种变体。在某些社会中，捕食行为可以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尤其是在收集行为具有重要意义的热带地区；而在另一些社会中，捕食行为已经高度专业化了，譬如在以驯鹿和海洋哺乳动物等物种为生的北纬地区。许多学者认为，这种资源汲取方式的高度弹性解释了为何人类能够占据并成功开发利用从北极地区到热带雨林的多种生态系统。<sup>10</sup>

然而，狩猎方式的弹性还体现在另外一个重要的方面。随着人们对动植物的驯化，即所谓新石器革命的到来，狩猎行为并未被取代或甚至被转移——这与进化模式所暗示或认为的不同。后者认为，新的生产方式优于并摧毁了旧的生产方式。一百年来，狩猎作为一种经济活动在许多地区一直与新的资源汲取方式“平行运作”，因此也使关于狩猎、畜牧与农业的历史变得更加复杂。<sup>11</sup>这种适应性的表征之一便是，即使拥有相近的种族和文化背景的国家，其狩猎方式也有极大的不同。例

如，在使用通古斯语的东北伯利亚和中国东北北部地区 (northern Manchuria)<sup>①</sup>，有的群体将捕猎驯鹿作为主要职业，有的将真正的田园游牧生活与狩猎行为相结合，有的将农业与狩猎相结合，有的在夏季捕鱼，在冬季则设伏抓捕皮毛动物。4 更有甚者，有的通古斯人只选择骑马捕猎，而有的则只徒步捕猎。<sup>12</sup>

这些差异受到了来自环境条件、历史偶然性与文化选择的影响，彰显人类狩猎行为中蕴含的极大弹性：狩猎行为发生了变化，并与其他生产方式便宜结合，成为一种辅助的职业，对“新型”经济提供了重要的补充。

在拥有独特的“游牧—狩猎生产方式”的亚欧草原的田园游牧民族身上，后一种适应性变化体现得尤为明显。<sup>13</sup>虽然游牧民族进行狩猎是有许多原因的，如保护牧群不被捕食，但获取食物始终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动机。在古代和中世纪文本中，有许多关于猎物在饮食中的重要性记载。<sup>14</sup>此外，从不断积累的考古发现中我们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譬如，在哈扎尔 (Khazar) 帝国时期的公元 7 ~ 10 世纪，顿河 (Don River) 沿岸许多遗址的出土物品中野生动物的骨头便占据了 20% ~ 25%。其中出现的用于捕猎的武器更进一步证实了狩猎与经济之间的关联。<sup>15</sup>

面对这些数据，我们不能将游牧社会中的狩猎行为仅仅看作是短缺时期人们获取“生存食物”的一种手段。实际上，猎物是游牧民族饮食的一部分，甚至是定期在帝国宫廷中享用

---

① 本书作者多处使用“Manchuria”一词，泛指中国东北三省全境、内蒙古东北部地区以及旧热河省全部范围和外兴安岭以南的广袤地域。(文中页下注为译者所加，原书注文请参见“注释”部分，后不复注。)

的高级菜肴。11世纪时，来自于中国的宋代（公元960～1279）和契丹人建立的辽代（公元907～1125）的使者，便多次被款待食用腌制雉鸡和麝鹿肉等精致菜品。<sup>16</sup>

在13～14世纪的蒙古帝国时期，也出现了同样的饮食结构和喜好。马可·波罗曾经讲述了宫廷菜肴中鸟肉的盛行，而我们从中国的资料中获知，这些猎获的鸟类由隶属于宣徽院的特殊猎户所提供。<sup>17</sup>不仅如此，普通平民的生活也依赖于狩猎。在1240年代的蒙古，卡尔皮尼（Carpini）<sup>①</sup>便已经充分意识到捕猎对饮食的重要意义。十年之后，卢布鲁克（Rubruck）<sup>②</sup>也明确宣称，蒙古人的“食物中有一大部分是依靠狩猎获得的”。<sup>18</sup>关于蒙古人的饮食为何如此依赖捕猎，1230年代出使到蒙古的宋朝使者徐霆<sup>③</sup>曾有清晰的解释。他报告称，“在〔冬季的〕整个狩猎季节中，蒙古人通常食用狩猎中捕获的猎物，以此减少屠宰羊群的数量”。<sup>19</sup>因此，狩猎不仅能够提供额外的卡路里，同时还可以保护为游牧民族饮食提供重要奶制品的牧群。<sup>20</sup>在欧亚草原上，出于明智的经济因素考虑，游牧民族始终是一群技术高超的活跃的捕猎者。

5 或许更令人惊讶的是，在整个前现代时期，定居农业者也

① 卡尔皮尼（John of Plano Carpini，约1185～1252），意大利人，天主教方济各会传教士。1246年，他奉教宗英诺森四世派遣前往蒙古帝国，是第一个抵达蒙古宫廷的欧洲人。

② 卢布鲁克（William of Rubruck，约1220～1293），法国人，圣方济各会士，法国国王路易九世的亲信。1253年，他奉路易九世之命，往蒙古人处传教，并再次争取蒙古参加东征。

③ 徐霆（生卒年未详），字长孺，永嘉人。公元1235～1236年作为南宋使节随员前往蒙古大汗居留的草原。后为彭大雅的书稿作疏，合著《黑鞑事略》。书中详细介绍了蒙古国的地理气候与游牧围猎等内容，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依靠狩猎支撑其食物供给。在图尔主教格雷戈里（Gregory of Tours）笔下的6世纪北欧，干旱和瘟疫不仅导致家畜大量死亡，而且也波及猎物。<sup>21</sup>这些损失在中世纪的资料中加倍出现，因为对食用大量猎物的人类而言，这两类动物都具有经济价值。因此，人们在衡量东北欧地区的土地时，不仅要考虑其粮食和家畜的潜在产量，也会顾及当地鱼类和猎物的丰收情况。<sup>22</sup>乔治·杜比（George Duby）认为，出现这种情况是由于在中世纪早期的许多欧洲地区，农业生产尚不足以供给全部人口，因此狩猎和收集仍在贵族和农民的家庭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sup>23</sup>当然，这也意味着，关于狩猎—收集的技能在这些社会中始终不曾消失，尽管人们表面上处于“农业模式”之中，却依然继续沿用着这些更早的、久经考验的生产实践模式，用以丰富生活甚至保障生存。

鉴于中世纪欧洲早期属于欧亚地区中较为不发达的农业型社会，其对狩猎的依赖或许会被归结为特殊情况 and 一种例外。那么，在古代农业的摇篮，情况又是如何呢？那些地区是否摆脱和超越了这些古老的资源汲取手段呢？答案是否定的。在定居生活的早期中心的饮食中，狩猎依然占据着重要的位置。让我们首先来看看古代近东地区，在亚述帝国的亚述拿西拔二世（Ashurnasirpal II，公元前884～前860年在位）的晚宴餐桌上出现了牡鹿和羚羊，而《圣经》中也有所罗门王在全盛时期食用鹿肉的相关记载。<sup>24</sup>在前阿拉伯帝国时期的伊朗，包括阿契美尼德王朝（Achaemenids，公元前534～前330）、帕提亚王朝（Parthians，公元前247～前227）和萨珊王朝（Sasanids，公元226～651），宫廷和平民都经常食用捕猎的战利品。<sup>25</sup>在中世纪和古代，同样的消费方式在邻近的外高加索地区也有记